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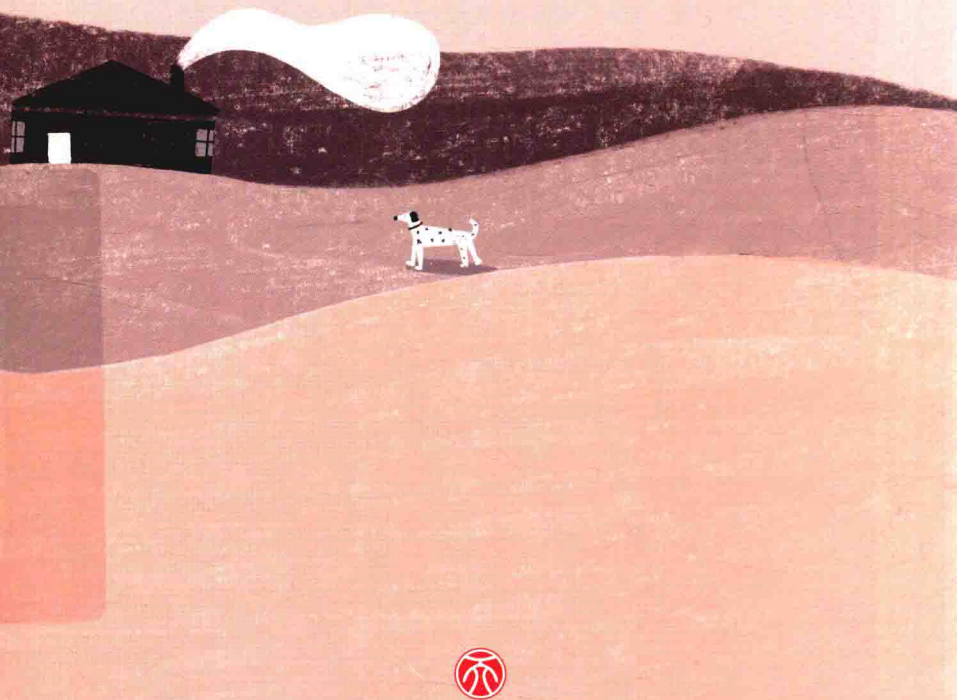


人生如海，
我们都是寂寞的舞者

拎起

寂寞的影子

林清玄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拎起 寂寞的影子

林清玄——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拎起寂寞的影子 / 林清玄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20.4
ISBN 978-7-5455-5405-2

I. ①拎…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286776号

本书经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同意由北京华夏盛轩图书有限公司
及天地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 (香港、澳门及台湾除外) 出版中文简体字
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9-541

LINQI JIMO DE YINGZI

拎起寂寞的影子

出品人 杨 政
作 者 林清玄
封面设计 古润千溪
内文排版 成都新和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袁静梅
责任印制 王学锋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北京市方庄芳群园3区3号 邮政编码: 100078)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电子邮箱 tianditg@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廊坊市祥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65千字
定 价 4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5405-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营销中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营销中心调换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第一辑 乡村的脸

拎起寂寞的影子	3
一张发了霉的影窗	16
大甲妈和她的子民们	31
吼门海道的一颗宝石	49
海的儿女	61
繁花的都城	72
武陵人	83
美浓小镇的唐宋山水	95
烟波江上的制陶人家	102
剃刀·阉刀·槟榔刀	110
香蕉王国	120
阿公阿婆游台湾	128

第二辑 都市的脸

布马·皮影·新公园	143
为平剧的乡下表哥喝彩	154
温泉乡的吉他	166
华西街印象	182
雨后初荷	190
夜的陀螺	200
都市的脸	210
中国卡通的道路	223
为厂商和消费者动脑	235
大违建“中华商场”何去何从？	245
乐器外销市场的百尺竿头	255

第一辑

乡村的脸

拎起寂寞的影子

黯淡的灯影

锣声已经响了。

经过几个转折，走在离彰化百姓公庙不远的小路上就已经清晰地听见，锣、鼓、木鱼夹杂着胡琴的声音，自夜空中响亮起来，似水的月光把屋子与路映得很有层次。

这不是普通演戏的锣鼓声，而是很少做公开演出的皮影戏锣鼓，这又不是一般公开的皮影戏演出，而是光复三十年来台湾的第一次皮影戏比赛。

走到比赛的会场，场内三百张椅子已坐满了八成的观众，大家正以热烈高昂的情绪期待皮影戏的演出，因为坐在场中的观众有绝大多数是没有看过皮影戏的。

响亮的锣鼓声敲击了一阵子，便开始了扮仙的仪式，这是台湾地方戏做野台演出时的必要开始，一方面是酬神，一

方面也有祈福的意思。扮完仙，正戏便开始了，今天演出的戏目是《李世民大闹凤凰山》，这是一般地方戏很少演出的戏目，在场的老戏迷都相互问着：“或者是皮影戏特有的剧目吧？”

既是光复以来首次皮影戏比赛，应该有它特殊的意义，它应该是庄严的，也应该是受重视的，可是当我访问了在场的评审人员后，却推翻了原先预想的意义。在场的三位评审竟然都是不懂皮影戏的，其中只有一位看过一次皮影戏，其余两位都还是第一次观赏皮影戏。

地方戏剧协进会总干事叶子枫说：“这一次的皮影戏比赛，是因为香港木偶节来函邀请我们的一个皮影戏团体参加演出，台湾目前仅剩五个皮影戏团，为了公平起见才用公开比赛的方式选拔。可是来报名参加的皮影戏团却只有两个。”

叶子枫是中部人，台湾的皮影戏通常在南部乡下演出，致使他仅在多年前观赏过一次。另两位评审虽也是布袋戏和歌仔戏的专家，对皮影戏却一无所知，只能用其他剧种的标准来评审。对于皮影戏，这或许不是公平的。

连评审委员都不知道皮影戏，更何况是坐在庭前的观众们。这时候我坐在皮影戏小小的戏台前，灯光从戏幕后打出来，显得有一些昏黄，加以在幕上跃动的戏炆仔，使灯光与庙前的水银灯相比，显得格外的黝黯。

我想到，一位艺人当他卖命地演出，竟找不到一位看懂的相知的人，他心中的灯如何能不黯淡呢？

一代不如一代的构成

在中国的地方戏里，皮影戏是最小的一个剧种，它的构成有的五人，有的六人，由于它的布幕小、人数少，随时随地都可以演出。

以一个六人的剧团为例，其中一个打鼓，一个敲锣，一个演主戏，一个唱曲，一个拉胡琴，一个控制灯光做杂务，这样的演员数自然无法与大戏相比，但是却能五脏俱全，是一种发展成熟的戏剧艺术。

此次参加皮影戏比赛的两团，一是永兴乐皮影戏团，一是复兴阁皮影戏团，两个团体都来自高雄县弥陀乡——高雄县弥陀乡和大社乡一直是皮影戏的大本营，我们从他们的剧团构成或者可以体知皮影戏团许多不为人知的特色。

第一天演出的是永兴乐皮影戏团，他们共有六个演员，分别是：

张做——六十八岁，担任唱曲。

张岁——五十一岁，担任主演。

张福周——二十四岁，协助主演。

张振福——二十八岁，拉胡琴。

张振胜——十九岁，打鼓。

张福裕——十九岁，敲锣。

从这个剧团的名单，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家庭式剧团，这也是台湾皮影戏团的特色。张做与张岁是兄弟，自小就跟着父亲的皮影戏团跑天下，然后从父亲手中接过皮影戏团。其余张福周、振福、振胜、福裕都是他们的子侄，也是从小跟着父亲闯荡江湖，永兴乐皮影戏团就是这样传了几代了。

根据民间传说，台湾的皮影戏是由潮州一位有名的艺人阿万师，随着郑成功的军队将皮影戏带到台南。清兵入台后，阿万师避居高雄县弥陀乡，皮影戏就这样传下来了，后来慢慢演变成子承父业代代相承的样子。如果传说属实，永兴乐皮影戏团应该也是阿万师后代的一脉。

在皮影戏最盛的台湾光复初期，戏团的成员都是以演戏为专业，可是永兴乐皮影戏团已经无法以演戏为专业了，他们以种稻子为主业，演皮影戏成为可有可无的副业。问起来，团主张做说：“一年演不到几棚戏，靠这个生活不是老早饿死了！”

也因为演皮影戏的收入低微，使得父执传戏时无法专心，弟子在学习时也不能尽得上一代的真髓，学得比较像样的弟子又因兼业而没有创造力，就免不了沦入一代不如一代

的命运了。

另一种剧团的构成

第二天参加比赛的剧团是复兴阁皮影戏团，在台湾代代相传的皮影戏团中，复兴阁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它不是父子制，而是师徒制，这两种制度所衍化出来的特色也不一样。

复兴阁皮影戏团所面临的，比一般父子制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没有下一代，使得他们的平均年龄很高，形成一种暮气。他们的成员是：

张命首——七十七岁，负责唱曲，是整个剧团的师父与灵魂人物。

吴朝宗——七十六岁，敲锣或打鼓。

许福宙——六十五岁，敲锣或打鼓。

许徒——六十二岁，打鼓及杂务。

许福能——五十七岁，主演。

谢强受——四十七岁，拉胡琴。

许茂男——三十六岁，灯光及变幻背景。

除了打灯的许茂男，其余五人都是张命首的徒弟，于是同一师父调教出来，所以更具有严整的剧团形式，他们比较能专业演戏，成绩也要比一般父子制的剧团更可观。以

张命首为例，他二十四岁时跟随一位师父学演皮影戏，接受了十分严格的旧式学徒训练，举凡是皮影戏的每一样技艺他都非常精到。在父传子的过程往往用的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缺乏一种强化的作用，师徒制就免除了这个缺点。

自然，张命首后来收的十个徒弟，他也用自师父所承受来的方式调教，他的严格，加上来学的徒弟是自愿学习，便能做技术上更好的要求，慢慢地，当然形成比父子制优良的格局。他说：“虽然皮影戏不是很好的头路（职业），但是我的徒弟都演得很好。”

师徒制固然有它的优点，同时也带来了缺点。原来是学徒的人虽然出师，可以独当一面地演皮影戏，到底不是祖传的家业，缺乏向心力，他们的后代子孙因而不肯再学皮影戏，只好撑着一把老骨头继续演戏，一直到死了断绝为止。

至于师徒制专业化剧团，虽然依靠皮影戏维生，也仅能糊口而已，复兴阁的主演许福能谈到生活的问题用了一句俗话：“一日宰九猪，九日无猪宰。”皮影戏较有生意时是农历二、三月及七月，这时剧团就忙着到处去演出，其他的月份却赋闲在家，这种演出情况对于一个职业剧团，自然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复兴阁演出皮影戏也只能硬撑来维持一个场面，这个平均年龄高达六十岁的剧团，究竟能继续维持多久呢？

我们几乎已经找到答案了。

戏之尪仔与演者之脸

这一次不算盛大的皮影戏比赛，还是吸引了许多爱看戏的民众，我访问的大部分民众都没有看过皮影戏，使得白发苍苍的戏迷还带着好奇的口吻询问：“那些戏尪仔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是纸板？还是布？”

当我告诉他们那是用牛、羊、驴皮刻成的，再用桐油和油彩绘上去以后，他们却一个个瞪大眼睛问：“牛、羊、驴皮怎么能动呢？”

我再以对皮影戏微薄的认识告诉他们：“戏尪仔分为头、腕、手臂、身、腿各部分，再用线头穿连起来，身体与手臂各穿孔，插一根小棒以便灵活地旋舞，颈、手两部分则可供安插适当的头和武器。由于是兽皮制成，难以惟妙惟肖，又由于不能惟妙惟肖，所以更有一种朴拙的美。”

居住在中北部的观众难得看到皮影戏，观众们对皮影戏带着相当浓厚的好奇和兴趣，有许多跑到戏台的两侧，往戏台内观看演者的情形，竟兴奋得张口结舌，就在我们猛然顿悟的那一刻，也许对皮影戏便有初步的认识了。

比赛只有两天，第一天演出《李世民大闹凤凰山》，第

二天演出《秦始皇吞六国》，在皮影戏目里都是武戏，自头到尾锣鼓声不断，整个剧情的推展也就依靠着打杀推动，并无特别动人深刻之处。据演出的人表示，真正好的皮影戏是文戏，以唱曲为主，戏佬仔只是用来配合唱曲优美的转折与韵律，可惜唱曲是潮州调，一般观众都无法欣赏，加上皮影戏最难的是唱曲，因为它是无谱的，只能依靠口传，有许多较难较优美的唱曲已经失传了。

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两天短短的赛程中，我访问了无数的观众，访问了每一位参加的演员，每一位裁判，每个人的说辞和表情都能使我感到这项民间戏剧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命运。最后令我感慨的画面是，我蹲在后台时，看到皮影戏演者专注演出的样子。

他们有的几乎已经演了一辈子皮影戏，当他们坐在台上演出时，在熟练专注之外，更有一种敬业谨艺的美。然后我观察到这些老演者的脸，他们的脸竟与手中所持的皮影戏佬仔有几分相似的地方，是因演皮影戏久了，自己融入戏中而相似的呢？或是皮影戏佬仔在他手中反映出自己的形貌呢？

不管答案如何，在我过去所观察的无数地方戏演员，演得真正好的艺人，久而久之，就会在举手投足间和他手中的木偶，或和他上台常演的角色有许多相似。这样的相似真叫人感动，因为那至少表现了这些地方戏的演员演出时态度的

真挚，也真正映射出两者生命的不可分离。

当演者的脸容变到和戏的坯仔相像时，我相信，他们的演出艺术已到达了一种圆融的境界。

我们不要做寂寞的演者

当然，蹲在后台看他们演戏，有些感觉也是令人难堪的。这些演者已经年老，他们现在还能维持一定的体力来演出，可是年寿有时而尽，艺术无时而穷，他们一辈子追赶皮影戏艺术的脚步纵使不停，在时间的冲流下，恐怕终究到头来也是一片惘然吧？

我问到其中年纪最大的师父张命首，关于他在这次比赛中最感触的事，他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说：“大家都看不懂哩！”言语间流露出“万里茫茫，何处觅知音”的感叹。

张命首的回答给我最大的感伤是，后台里虽然锣鼓喧天，胡琴的长声响彻戏台，却总有些许寂寞凄凉的况味，他们想要做个不寂寞的演者恐怕将来也不能够吧！

皮影艺人的寂寞使我思考到，皮影戏是不是到了大力改革以求生机的地步了呢？

复兴阁皮影戏团的主演许福能向我谈起，他们数十年前做野台戏演出的情形。那时皮影戏棚只是一个高四尺，宽

五尺的影窗，旁边挂满要出场的戏坯仔，后台除了演出者，是一盏微弱的油灯，常常连戏坯仔都照不清楚。因为设备简单，常常在乡间借用一台牛车，在牛车上便演起戏来。

当时的设备比起今天的戏台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那时的演者有一种心灵的慰安，因为在旁观赏的村人会看皮影戏，可以从皮影戏中得到快乐。现在摆上了设备舒适的戏台，反而没有人会看戏了。因此他说：“我比较喜欢在牛车上演出的那一段生涯。”

从许福能的描绘中，我很能揣想到表演的师傅在影窗后，手中持着戏偶，口中随着剧情，时而莺声燕语，时而苍茫凄凉，完全融合在戏中时的景况。

为什么皮影戏会消沉到今天的地步？这与整个社会形态的转移自然很有关系，可是看不懂却是它的致命伤。我们知道，地方戏剧的命根在民间，愈是通俗愈是大众化的地方戏剧，它的生命也就愈能久长，反之，如果它失去了民间性，也等于浮动了命根，随时都可能灭绝。

相传创作皮影戏的老祖宗，是西汉时的李少翁，《事物纪原》中说：“汉武帝夫人李氏死，常思之，有齐人名少翁能致之，夜设帐张烛，帝坐他帐望之，仿佛是夫人之像。由是后有影戏。”倘若这个传说属实，皮影戏的历史当在两千年左右。

如何使这个相传两千年左右的皮影戏继续维持下去，究